

封面人物

美酒美声 双重享受

如果将美酒的酿成和魏松的艺术道路做个比较,你会发现其中微妙的相似。红酒需要时间发酵和岁月沉淀,才有可能成为一款佳酿,艺术家的成长与历练亦是如此。

从当年的逢喝必醉、逢醉必吐,到现在的三瓶红酒不倒,魏松的酒量恰如其歌艺,也像他峰回路转的艺术人生。18岁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时,他跟同学俩人才敢要一两白酒,基本沾酒就醉。但东北汉子豪爽的血性和仗义让他不怵酒,不怕醉。毕竟相聚小酌、开怀畅饮都是人生乐事,也是跟朋友交流沟通的绝佳方式。“酒量和高音一样,完全可以练出来,只要喜欢、坚持就能进步。”于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音乐学院里,年轻的魏松汲取音乐养分的同时,偶尔也与同窗小酌一下,体味美声与美酒带来的双重享受。

如果将美酒的酿成和魏松艺术道路做个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其中微妙的相似。红酒需要时间发酵和岁月的沉淀,才有可能成为一款佳酿。魏松在攀上歌剧艺术高峰前,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坚持与等待。“我每天从早到晚地练琴练唱,24岁前都无暇谈恋爱。”在毕业返回部队后,他认定美声是自己毕生挚爱。作为上海女婿的他每次回沪探亲,必定拜访恩师周小燕,业余坚持求教了八年。多年对美声事业的坚持不辍,都源于他内心的一个信念,当年周老师断言,“魏松是个大嗓子,要给他时间磨练,总有一天他能唱出来”。他一直记得老师的话,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等待,魏松终于站上了歌剧

事业的舞台。

随着演唱开始有模有样,他的酒量也在见长。坊间传说他千杯不醉固然夸张,但一气喝三瓶红酒还真没问题。有一次魏松在家宴客,喝到最后没酒了,一群哥们儿冲到厨房抄起料酒来接着喝。

事业上渐入佳境,但魏松不愿停滞不前,他想去歌剧发源的欧洲充电。



1999年,他自费赴法国学习,师从著名声乐教授杜玛夫人。他如饥似渴地玩命练习,甚至引来邻居敲墙抗议,只好见缝插针地挤空练唱。在巴黎街头,一有空闲他就坐在咖啡馆观察行人,从言行到举止,慢慢地融入其歌剧表演;他跑遍欧洲的博物馆,沉浸其中,“各种文化都能丰富我的艺术体验,走的看的越多,塑造的人物越丰满”。同样在那时,他领略

到法国葡萄酒的魅力所在。从像喝可乐一样蒙着喝的浪费阶段,到一闻三品的新境界,伴随着美酒的滋润,魏松的事业更加如鱼得水。

世界上很多大师一过五十都降调演唱,有时甚至早早离开舞台。而魏松至今还战斗在一线,有人问他保养的秘诀。他开玩笑地说,抽烟喝酒打麻将,百无禁忌。

“酒是上帝赐予人类最美妙的东西,它可以改

变生活质量,饮酒恰到好处时,对人想像力的释放和压力的缓解有很大帮助。”

如今,红酒对魏松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男高音是高危职业,舞台上甚至常出意外。另外不论多大的腕儿,一次唱破音就前功尽弃,男高音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演出结束后血液都是热的,平抑心情至少需要四个小时,入睡是个漫长的过程,而红酒就是最好的镇静剂,演

完了喝点红酒,兴奋的心情马上放松下来。演出后声带难免充血、水肿,喝点红酒舒筋活血,第二天嗓子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跟好友把酒言欢,一般的酒也能喝出好酒的感觉。这就是酒入愁肠与酒入欢肠的区别。”有人戏言,唱得好的男高音都是性情中人,越喝越激情,越唱越激情,魏松无疑就是这一类。

本报记者 李瀛/文
魏松/供图



“酒是上帝赐予人类最美妙的东西,它可以改变生活质量,饮酒恰到好处时,对人想像力的释放和压力的缓解有很大帮助。”



主编手记



我认识一对夫妻,两口子都是我的好友。他们做得都很成功,一个是著名的编剧,一个是著名的画家,奇怪的是我平常约他们玩时,他们总是一个一个地出现,周末或者节假日才能见到他们成双成对,他们分别住在城里和郊区,各自布置着各自的房子。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很时髦,按我这位编剧朋友的说法,人生太长,每对夫妻如果健康的话起码要过七十年,天天腻在一起不腻才怪。有人说每对夫妻每周都会有三次到七次掐死对方

和踹上对方几脚的想法。所以给彼此留一点空间和空气是目前很多家庭采取的一种新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叫半糖主义。也许这种半糖的生活方式会成为解决漫长人生问题的好方法。不过对于买不起房或者是只能有一套房贷地儿躲的夫妻这种方式就算了,还是甜蜜地腻在一起吧,齁死拉倒。

半糖主义这些年很时髦,半糖主义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太苦的日子会使人沮丧失望,非我们所愿;过甜的日子容易让人不识甜为何物,不懂珍惜,也许生命的最佳状态就是回避烦恼与苦难,并学会给自己的日子加半勺糖,在若有若无间拉开距离,体味生命的

香甜,领悟甘苦参半的人生真谛。亚当曾经问夏娃:你爱我吗?夏娃反问:我有别的选择吗?其实很多看似稳定的婚姻都是这样,不是因为忠贞不渝,而是暂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这种另类生活是现代人为自己别无选择的苦涩的生活加的半勺糖。

葡萄酒也有半糖之说,它按糖分的多少来分,干和甜之间有半干、半糖。新世界的葡萄品种大多浓郁芬芳很适合酿造半糖半干的酒,没有明显的酸也没有甜酒那么甜,似有似无的甜酸涩,让人意犹未尽,欲罢不能。在各个极端之间游离中和,这一点很适合国人的中庸口味。葡萄酒需要适当的氧气才能变为佳酿,就像婚姻也许要适度的自由空间才能和谐美满,当然如

果过分氧化,葡萄酒就完了,就像婚姻里,如果太自由了,大家就散伙了,所以度很重要,糖太多了会腻,太少了会无味儿。但是有多少人会把把握这个度呢?所以世上好的酿酒师难寻,好的婚姻难找。

有一首歌叫半糖主义,我喜欢里面的几句歌词“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永远不会觉得腻;我要对爱坚持半糖主义,真心不用天天黏在一起。爱得来不易,要留一点空隙,彼此才能呼吸”。每个人都是一个人来到世上的,灵魂也只能蹒跚着独行。距离会使感情热烈,相守会使感情牢固,但你要妄想天长地久,妄想永远新鲜,你见过一百年后还有香味儿的葡萄酒吗?

半是甜蜜半是涩

黄扉